

X I A N G O I A N K A N

向前看

西武拉帕著
秦森杰 袁有礼 耳东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X I A N G Q I A N K A N

向前看



〔泰国〕西武拉帕著
秦森杰 袁有礼 耳东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โดยศรีบูรพา
แลไปข้างหน้า

ภาคปฐมวัย : สนพ. "สุภาพบุรุษ" พ.ศ. ๒๔๙๔

ภาคมัชฌิมวัย : นสพ. "ปิยะมิตร" พ.ศ. ๒๕๐๐

第一部“童年”根据曼谷素帕武律出版社 1955 年版本译出

第二部“壮年”根据曼谷比益密日报 1957 年连载译出

本书中文版权由作者家属无偿赠予译者

向 前 看

[泰]西武拉帕 著

秦森杰 袁有礼 耳东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229,000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7-5327-0081-X/1·036

定价:14.60 元

目 次

第一部 童年.....	1
第二部 中年.....	135
译后记.....	298

第一部

童年

那天早上，老师在细雨蒙蒙中离开家，晚上也是在细雨蒙蒙中回家来的。整天的天气都很冷，而且一直延续到夜间。但是，老师觉得，法庭里气氛的寒冷，使人感到刺骨寒心，比之天气的寒冷，更加凛冽。甚至，他几乎感觉不出，那天是整天下着毛毛雨呢。

这天老师所遇到的事情，使他感到十分疲惫、懊丧。老师觉得，正是这天，风烛残年的幽灵舞动着那可怕的爪子，向他扑来。他觉得像是被推向耄耋高龄的光景，显得十分衰老，只剩下等待死神召唤的不多的时间了。本来老师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但看上去还很强健，神采奕奕。老师自己没觉得他已经老了，直至现在他还去上课呢。这倒不是说，不去教书就活不了，就没饭吃，而是他由衷地热爱教书这工作。谁爱说生命是由水、土、风、火构成的就由他说去吧！但是，老师要说，人的生命是由黑板、粉笔、书桌和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纯真无邪的脸蛋儿和明亮的眼睛构成的。老师曾经向他的学生说过：“如果老师在手里拿着粉笔的时候死去，将不会以为历史上有过任何英雄人物是死得比自己更美的了。”同时，当老师的幼小的学生们喊出纯真的声音：“我们亲爱的老师死了！”老师会认为那是历史上对死者最感人的赞语。

老师独自坐在书房靠窗边的椅子上，雨点敲打着瓦房，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但是老师像没有听见似的；没有听见雨声，也没有听见别的。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太空；在夜色苍茫的空中，他看见有件东西浮现在想象里。老师久久凝视的样子，像是说，那东西就在

眼前。

老师看见的那件东西，就是时间。

在这时候，老师丝毫不觉得时间是抽象的东西。他清楚地看见它是具体的，有形的。他看见它在动，在走，在跑，在微笑，在怒吼，在欢迎，在驱逐，在建设，在破坏！老师看见它是无所不能的。它具有强大无比的威力。它能改变一切，从最小的，到最大的，从最软的，到最硬的。山岳和海洋阻挡不了它。显赫一时的罗马帝国被粉碎了。大主教、帝王的威严和天生的权力被消灭了。全世界抵挡不了它的变革力量，社会制度、机构无不受到它的涤荡，连据说是不可改变的风俗习惯也不例外。一如最甜蜜的爱情已经败下阵去了那样，最坚强的军队也在它的面前俯首降服。它把忠诚变成背叛，将诚实变成欺诈。它无敌于天下。

使老师清楚地看到时间是有形的，包括它的巨大威力的是他自己的时间。

老师已经活了六十多岁，他的岁月包含着许多事情。漫长的变化行程是在老师的目睹下经历过来的。有时，变化像平川水流，速度缓慢。有时，变化出现急剧情况，像从万丈悬崖上奔泻而下的江河源流，滚滚进入低坡地。老师的时间也同千万年的世间岁月那样，变化的速度非常缓慢，以至像是没有什么变化一样，除了自然现象周而复始的更迭，如刮风、下雨、雷鸣、日出、日落，月亮和星星出现在夜间，以及芸芸众生的生、老、病、死之外。近千年来，变化略露端倪，但也仍然甚为缓慢；只是到了近两三百年才出现了奇迹般的变化，在质量上、数量上几倍于过去数千年的积累。而本世纪仅仅十年之间，却又出现了比过去任何世纪、任何千年所出现的更为深刻的、奇迹般的变化。在相同的时间内，质和量的变化规模截然不同。一千年变化的积累，可能少于一百年。过去一世纪不可能出现的事，可能在本世纪的十年中出现。

啊！威武的时间，揭露过去的时间，掌握未来的秘密、有时甚至于是指导未来的时间。

啊！时间——伟大的导师。

老师的时间也一样，生命的前四十年，变化缓慢，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当时可能有某些引人注目的变化，但是后来便逐渐消失在缓慢的变化潮流中。不过近二十余年来，老师却发现了像自悬崖翻腾而下、奔向斜坡的水流那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在老师的心中点燃起激动与惊恐的火花。有些变化老师以为是自己，甚至于是自己儿子这辈子也没有机会见到的，以为在未来的一个世纪里不会出现的。但是在不到几年中，竟慢慢地发生并出现在老师的面前，出现在大家、包括老师自己都认为是落后的、不可能产生新质量变化的老师的时代。它的面貌还谈不上是清楚、壮丽。它还像是薄云遮掩着的景象，还是颇为模糊的。然而，它毕竟是有形地出现在老师的眼前。当然，老师是惊讶地看着它的，有时老师的激动还夹杂着惊慌，并且像小孩那样胆怯、害怕。因为不知出现在面前的是自己的敌人还是朋友，是好还是歹，是代表神还是魔。

在老师的年代里出现的变化，不是清楚明显地连贯在一起的，也没有一定的规律。而是在同一个时间里，从多方面发生的。变化错综复杂，看来像是一大批。但不管它有多么错综复杂，整个变化的行程，总是自高而卑，并将在同一个地点找到归宿，就像千山万壑的溪流，必然奔向平原，最后注入大海那样。

其实，老师曾经长时间怯生生地看着这些形形色色的变化的。因为老师只看到它的错综复杂，而不明白它的含义。老师不可能知道那些变化所指引的方向。这些变化是一个善恶杂陈的混合体。按照当时的道德的、圣洁与污浊的、美与丑的、尊贵与卑贱的标准，老师无法区别这些东西。甚至，老师几乎无法指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神，什么是魔。以前，如果

老师需要指出这些，他是能够很容易就指出来的。老师将指向人和尊贵的地位，然后说，那代表善和美。之后，老师将面向着那些为生存而流汗奋斗、为摆脱饥饿而艰苦斗争的生活，并且指出，那是卑微和肮脏。对此，老师教育学生，要极力设法回避。但是，那些被淹没在这种生活里的人和他们的子女，又如何能从那种卑鄙的生活中摆脱出来呢？老师没有说。那超出他的知识，也不是他分内的事儿。老师想，那是神的责任。

老师觉得，自己可能要同这些无法解答而错综复杂的变化一块儿死去。让它们伴随着灵魂走向来生，直到……那是老师往后要挨次讲给我们听的。

老师挪动身子来到窗前，举目向左右扫视。透过弥漫空中像烟雾似的细雨四望，眼见那一片地方鳞次栉比的房屋到处都闪烁着灯光，收音机里播送出来的西洋歌曲的声音，萦回在空中。老师看见横穿村庄的道路，还有从村庄通向大路、和它衔接的小路，心中暗想，这无疑是和自己的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一个变化。因为，从前这地方没有如此密集的房屋，不曾有过道路，不管是大路还是小路。雨季里，人们光着脚，踩着泥泞地走路，没有非出门不可的紧要事情时，便只好无精打采地坐在家里。到了旱季，土地干硬，烈日炎炎，还是那双光脚，一天天，一年年地在这上面走着，日子过得平平淡淡。夜里，一片漆黑，万籁俱寂，只闻一阵阵连续不断的蛙噪蝉鸣。这地方的大片土地，原先是一个果农姓氏的果园。一姓有许多家族，各个家族分别在本姓的土地上修盖房屋，建立起家园。他们以采摘水果出售为生，并且根据各家的方便，从事其他工作。家族之间的关系，亲切无间。后来，经济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首都文明的发展，促使这一地区果农的家族社会完全解体。到了老师的儿辈，家族之间的联系便近于断绝了。亲戚偶尔见面，彼此的谈话，也只是形式。以前家族之间的欢畅、亲切和睦的气氛

已经荡然无存。每当回忆这桩事，老师便不由得感到悲伤，当确认被变化卷走的一切已是一去不复返的时候，就更加悲伤。这桩事儿以及其它种种，使老师怀疑，他在漫长岁月中所遇到的变化，是使人们的生活好了，还是坏了。它使得老师犹豫，他是应当抱残守缺，固守自己的时代，还是应当张开胳膊去迎接正面临的时代，并且在追随新的变化前进的同时，怀着不久将会出现更好、更美、更光辉的生活的希望。

那些自从祖辈以来其家族便在这里定居的果农的土地，已经全部被分割出售，更换了主人。原先的主人也已迁出，另租房屋、土地居住，并且从事新的职业。对了，有的人当了官。这看来可能比果农威风些。但他们是用家族经营多年的土地和事业的根基换来的，而且还要付出家族离散的代价。这合算吗？老师曾经以此自问。

房屋里照射出来的灯光，整齐的道路，漂亮的房屋，人们华丽的装束，生气勃勃的气象，取代了昔日绿色的树叶和五彩缤纷的果实。那些简朴平淡然而却充满亲族的爱的生活，从小到大一直熟悉的诚实的面孔，全都没有了。这样的变化，老师也不敢说自己会毫无疑问地感到高兴，因为，有时老师也不免要怀念过去，随后便陷入迷惘中。

还在幼年时，老师曾经梦想，长大后一定能幸福地过成年人的生活。生活在亲族的围绕中，那是伯父的家，远处是姨母的家，这里是叔叔的家。之后老师也将有孩子，和伯父的和姨母的孩子，大伙喧闹地在那块地方追逐着玩。但是，后来时间震撼了他，使他从美梦中清醒过来。老师终于看到，现实和梦幻毫无共同之处。亲族的家挨次地被拆除了，只剩下他那栋老式的房子孤零零地伫立在新式房屋之中。甚至，他的女儿也在十几年前，和一位颇有地位的男人结婚时，离开了那栋老式的房子。

在这地区的果园里，能够使老师感到慰藉的留下来的熟人，只剩五六年前结了婚的儿子了。由于儿子结婚，父子俩才一起把老房子修饰了一番，使它增添了不少时代的气氛。房子面积比原来扩大了，加盖了两间房间。一间是儿子的卧室，一间是布置入时的会客室，并且在这里摆了一张餐桌。从那以后，老师就必须把吃饭的地方，从露台外和书房前的走廊改到会客室里，跟儿子、儿媳妇一起坐着进餐了。至于老师母，则常常自己要求让她留在厨房里吃。她对儿子说：“哪一顿，只要是同你们一起围着桌子吃饭，妈总是觉得没有吃饱。妈从小到老，习惯于坐在地板上，竖起膝盖用手抓饭吃。妈已经这么老了，改不过来了。”儿子听了只是笑。然而，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儿子总要强着要妈妈上桌子一起吃一回。老师对此不表示意见，他完全理解老伴儿那短短的解释，而且，常常是老夫妻俩一起坐在阳台上吃饭，那是他们俩三十年来一起吃饭的地方。老师母两年前去世了，她和原先那种同儿子、儿媳妇一起围着桌子吃饭深感乏味的感觉一起离去了。至于老师，虽然也一直觉得佛堂和阳台对他来说是十分有吸引力的去处，然而，他还是把儿子那间布置入时的可爱的会客室和餐桌看成是必然要出现在自己的家里和他的年代的现实。老师可能对它并不关心，不感兴趣，或者还有些不理解，但是老师还是欢迎它，把它看成一种事实。即使有谁觉得它碍眼，他也不能把它排除于生活之外。老师欢迎它，是因为最低限度，他得和它生活在一起。

后屋里，老师那间颇为狭窄的书房看来像是过去和现在两条道路的联系中心。同时也是老师借以观察正在向着未来发展的现在的道路的地方。这未来，在老师的感觉中，仍然是十分模糊和复杂的。有时，老师试图用小孩渴求求知的心情去审察，着意在有可能看到比原先清楚的景象。然而，老师获得的却是心灰意冷。这是尝试失败的结果。老师书房里有两个书橱和一张书桌。它们的形

状、式样和陈旧的程度本身就说明了它们的时代。进入老师书房的人，立即会觉得，自己呼吸到的是后退很远年代的空气。他将见到右边墙上挂着的那只形状像长而矮的木箱子的钟，其颜色深褐与书橱、书桌的相一致；它的上面刻着花纹，有个玻璃门；它的里面装着一个不断摆动的摆锤，还有与别的时辰钟一样的指针盘和报时的针。这时，他会觉得，老师书房里那只装有摆锤和指针盘的长箱子与会客室小桌花台布上放的、那只小巧玲珑的蓝色桌钟所代表的时间相差约三十年。只是靠着连续不断四十年的工作，靠着对接连发生的变化的密切注意和审察，老师才未坠入过去的泥沼而不能自拔。在年年迎新送旧的孩子们中间工作和生活，使得老师的生活经常同现代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老师书房里用物的陈旧，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也是陈旧的。在这间书房里，在那张曾经支撑过老师年轻时强壮的胳膊直到他晚年的古老的办公桌旁，每当老师坐下备课、批改学生作业时，那些清脆的声音便萦绕在他耳际，他的思想就跟着时代前进了。虽然，有时是茫然、困惑不解地跟着的。但是，他毕竟跟随着，努力理解它，即使只是片断的、不完全的理解也罢。书房里的工作和对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一届届学生的生活的关怀，使老师得以同时代并肩前进。尽管有时疲倦会使老师落后了，但是，老师从未坠入过去的泥沼而沉缅其中。

老师深深地抽了一口气，遣去心中的冥思，他微微感到细雨中的寒意。他缓慢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但那并不意味着他已经把心中深沉的思索打发走了。老师背着手，走过去观看了装着镜框挂在墙上的几张合影，之后，在一张照片前站住。上面墨迹已经褪色，几乎认不出来年月日说明，这是二十五年前同老师在一起照的学生集体相片。当然，那时老师还是个青年。老师注视照片，不是为了回头欣赏自己的青春活力。他从小脸蛋儿移向另一个，挨个地，缓慢地移动着，微微仰起头回顾遥远的过去。那遥远的往事

渐渐地向他移来，越来越清楚，老师甚至看见主人翁的充满生气的活动，看见那些小脸蛋儿，听见他们发出的爽朗清脆的笑声。

这是幼年班学生的合影，这是老师最心爱的班级，因为，在这个班里，有好几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而且离开学校之后，这些学生都从事令人满意的工作，后来，有的还作出了成绩，声誉卓著，为学校和老师增添了光彩。他们给老师来了信，有的人还亲自来告诉老师。他们对老师的赞语大意是，如果他们有所成就，或有任何荣誉，那么，老师在导致获得这种成就和荣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孩子长大后，仍能清楚地记住少年时的生活细节，并且分别在来信和与老师的谈话中，一一描述。他们和其他各班同学的话，一直在老师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正是这些曾经是老师的心地纯洁的小孩们如同出自各种经典的话语，像甘露般滋润着老师的身心，使老师有可能经常不断和心满意足地从事教学直至晚年。

老师举目逐一观看的那张照片里的活泼纯真无邪的脸蛋儿，引起他对往事的回忆，使往事清楚显现在眼前。老师记得，这些脸蛋儿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的来自宫廷和豪华的大厦，那里充满神话故事般的美满生活奇闻；有的来自排屋^①和农村；有的来自耀华力路和三聘街^②；有的来自贵族家庭，皇家史册上有其姓氏的令名；有的来自普通人家，无所谓姓氏；有的来自钟表店；有的来自鲜货市场。那个时候，高中班里难得有出身于劳苦大众家庭的学生。以后，当那些小门生依次离开老师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老师看到某些变化和更换，令人诧异地出现在他们的生活道路上：一些出身名门贵族的人一落千丈，跌落在地上。相反，一些出身寒微的人，却青云直上。某些优良品质，产生于寒微与卑贱。

① 成排建筑的房子。

② 一为曼谷最繁华的大街，一为殷实商人的商行所在地。

老师审视着照片里一个青年人的脸，随后，他喟然长叹，那张脸多么像他今天在法庭上所见，而且是刚分手不到几小时的那个孩子的脸啊！在这两个孩子之间，隔着二十五年的岁月。老师教过他们俩，不同的是，前者老师教于青年时期，而后者则是在晚年时期。老师对两人的喜爱，不相上下。想起今天法庭上所见的那个小门生的脸，想起自己一边噙着眼泪，一边端相他的脸蛋儿的情况。而这时，当老师仔细观看旧照片里另一个小孩的脸时，他又一次泪水盈眶。

当老师用缅怀过去的心情观看照片时，往事又一一映现在眼前。老师离开第一张照片，迈步观看挂在近处的两三张学生的合影。随着，他从窗边移来椅子，把它放在书桌前面，坐了下来，面向着第一张照片，继续仔细地看。这时，照片中的人物，便又清楚地浮上他的脑际……

二

从离开叻察他尼公馆坐上汽车起，詹铎·农莽令的心就七上八下地跳动着，他拘束地坐在司机的身旁，两只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微露惊惶神色的双眼直视前方。他小心约束自己，一动也不敢动，看上去像是坐在褐色奥贝尔牌汽车后座上的那个眉目清秀、肤色白嫩的学生带的玩偶。这个学生为了在开学日和同学们一道玩耍，带来了比自己还要大的这样一个玩偶。那个学生玩偶的拘束神态，使得司机乃^①曾感到可笑又可怜。于是，他转过头来，对玩偶说：“随便坐吧，想看什么就看吧，刚才经过的是大市场，看见没有啊？”

^① 泰语“乃”是君或先生的意思，用于普通男性。

玩偶第一次挪动身子，但双手还是交叉放在膝盖上。他转过头来，腼腆地对乃曾微笑了一下，同时用摇头代替回答，表示他没看见经过的市场或任何其它东西。看来，他拿不定主意这时同乃曾说话是否合适，他才没有用语言作答。这样子没有在司机心中增添笑料，却使他感到同情。他想到了在离家不远的小学里念书的儿子，也是这个样。

詹铎非常想照司机说的那样，向左右看看街道两旁的房屋，只是他还没有足够的勇气那么做。他拿不准那是否对。在司机的劝说下，他的姿态多少改动了些，但也只是低下头看看乃曾的踩在离合器杆或油门上的光脚丫子。听到变速器声或看见车向前飞驰时，他又坐得笔直，心比原先跳得更厉害。当他看见前面那上端尖锐的粉红色铁栅栏时，脸色都吓白了。汽车拐弯穿过学校大门铁门拱，进去停在豪华的学校大楼前。一路上，乃曾按了几下喇叭，也使他吓得不得了。

詹铎进入泰威特·兰沙律书院^①第一天所得的印象和感觉，一直铭刻在他的心中。因为他被当成泰威特书院的一名学生，有权同那些孩子们在一起学习和玩耍，是他从未梦想过的，也是他有生以来感到的最激动的事。佛寺的老师父对他说过：“你真有福气啊，詹铎。你知道吗，你将跟人家一样，置身于凤凰群中了。你要去的这所学校，是贵族名门和王族子弟求学的地方。依我的想法，你能读到初中三，就算是很了不起了；而且，就说你能继续升学吧，我也没想到你能上这样体面的学校。要是你母亲还活着，不知道她会怎么高兴呢。此外，你也不能得意忘形，必须记住，自己是乌鸦，一定要安分守己，不要忘记我对你的教诲。你还记得‘处小慎言，谦恭承旨’那句话吗？”当他回答记得之后，老师父便在他头上

① 以下简称泰威特书院。

洒了三把法水。

他进入泰威特书院第一天所见的情景，是如此地令他兴奋。除了他同自己的“小主人”一起乘坐上学的汽车，是他的生活中的第一奇迹之外，他还见到不断驶进学校大门铁门拱的豪华汽车，还有马车。汽车停车后，乃曾下车给“小主人”开车门，然后在“小主人”带领下，向校门走去，手里还提着“小主人”的午餐饭盒，走进学校大楼。

单是第一天，詹铎就已经看到，老师父的话与事实相符。他觉得，他确实到了凤凰群里。詹铎在泰威特书院所见的一切，真的几乎全和老师父在佛寺里建立的学校不一样。从粉红色的尖顶铁栅栏，到敞开的大铁门和门上面的庄严的铁门拱，都是他从前的学校没有的。老学校只有一个狭小的门，门板是有裂痕、有的甚至是裂开了的木板钉成的。他想，就门这东西来说，这样就好好了。至于门的宽度，他也觉得够大了，因为人力车能随便拉进去。当然，如果是汽车就可能进不去了，除非是非常小的汽车。但是，这从来没有成为他们学校考虑的问题，从来没有人想起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包括老师和学生在内，自从学校建立以来，都没有用过汽车，而且也都没有想到用汽车的事，那种像坐皇帝车子乘风飞行一样的旅行，他们认为不是他们这样的普通人的事，那是另一种人的。那种人虽然也是人，却不像是属于同一个世界和时代。老学校里，学生们所思考的问题是，他是否必须在念完初中三之前，离开学校去帮父母干活呢？他是否能到别的学校升学，直至读完中学六年级，以便出去担任公职，当个办事员之类的职员呢？或许，他不是去干脑力劳动这种比较轻松的活儿而去从事体力劳动了；父母是否全年都能找到足够的钱，供他买书和其它文具，包括每月一铢^①钱的学费呢？他能向谁借到旧读本呢？能否有钱吃午

^① 泰国货币单位，相当于元。